

雏鹰欲飞

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
一群欲飞的雏鹰……

王汀滢 著

雏鹰欲飞

PDG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王汀滢，女，1987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福建省福州市人，现为福州一中高三学生、学生会主席。曾任福州第十九中学学生会副主席兼校刊《太阳雨》主编、福州一中学生会学习部部长兼校刊《拓风》主编，被《海峡教育报》聘为学生记者，有数十篇作品在省、市及国家级刊物发表，并多次获奖，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其散文集《素心兰》。先后获福建省三好学生，福建省优秀学生干部，团中央、全国学联授予“中国中学生正泰品学奖”特别奖。



责任编辑:刘 克
美术设计:刘小岳

序

杨少衡

初一年学生方欣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不是早起晨读，是到街头去帮母亲卖油条和豆浆。她有一个“小宝贝”，是她舅舅从美国寄给她的，上中学前她不敢用它，因为没钱买磁带，又怕费电池。上中学后她用它学习英语。每晚帮妈妈准备第二天上街卖的早点时，方欣戴着耳机，一边大声读英语，一边和面剥馅。为什么她必须如此安排时间？因为她的母亲是下岗工人，家境比较困难。这种境遇并未阻止这位小姑娘上进的步履。方欣品学兼优，小学期间年年当班长，刚刚走进中学校门，因为种种原因遭遇许多意外和不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甚至蒙受冤曲，她也痛苦，也向妈妈抱怨，但是更多的是任劳任怨，当老师助手，为同学们服务，坚强地面对一切，有如她曾经对她的同学们说过的：“我们都是羽翼未满的雏鹰，刚踏上人生的征途，需在狂风暴雨中磨砺。”

这是小说《雏鹰欲飞》为我们描绘的初一学生中的一位。《雏鹰欲飞》里有一群男生女生，来自不同家庭，正当“豆蔻年华”，行将告别少年，就要步入青春。他们中有的聪颖敏感，有的俏皮机灵，有的木讷内秀，有的性烈如火，也有的略显怪异另类。个性多有不同，这一班男生女生们却都充满朝气。他们相聚在一起，竞选班干部，召

开班务会，在老师的眼皮底下递条子传消息，在操场上奔跑，在舞台上表演节目，在同学的生日聚会上齐声歌唱。有争执，有误解，有恶作剧，也有和谐，男生女生们个个生动灵秀，稚嫩中成长的孩子们都那么可爱，让人读之愉悦，掩卷难忘。

这群男生女生之所以别样生动，可能因为他们出自他们的一位伙伴之手。《雏鹰欲飞》的作者王汀滢此刻也是一位中学生，跟本书的男生女生们一起学习、生活在中学校园和校园外共同的世界里。与书中孩子们有别的就是此刻王汀滢是高中生，她和她的伙伴们已经走过了初入校园的故事，但是她不想让这些故事在记忆里淡忘。王汀滢在福州一所有名的重点中学读书，当班长，各科成绩优秀。她和她的同学一起承载着时下高中学生强大的学习与升学压力，每晚要在自己的书桌前端坐数小时，做作业，预习功课至深夜。跟其他同学不同的是她在完成学习任务之后还有自己的事要做：她取出稿纸，整整齐齐，密密麻麻地在上边书写，一定要写满几页她才收笔休息。于是就有了《雏鹰欲飞》，有了书中的这群孩子。这群孩子有别于我们见过的其他书中的同龄人物，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他们不是出自饱阅世事的儿童文学作家之手，这些孩子的描绘者是王汀滢，他们是王汀滢的伙伴，是王汀滢自己，所以格外有一种零距离感，一种真实和切近。

时下小说作者的低龄化早已不是新闻。在所谓“70后”之后，“80后”写作已经成为热门话题。王汀滢是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一年龄段的作者，她有同龄作者的共

同之处，也表现出自己的诸多特点。与许多校园作品相比，除了人物的生动与真切，王的《雏鹰欲飞》还在一些方面很值得注意。

例如她对社会的关注。《雏鹰欲飞》里孩子们的故事包含着许多课堂之外的社会元素，其比重相当突出。小说主人公方欣受到同学拥护，为什么遭遇委屈？因为校园内外的一些牵扯，有老师的子女需要照顾，有一些倚仗权势的人物插手干预。小说里另一位女生努力保持低调，不愿让别人得知她有一个身任要职的爸爸。一位美丽的女孩有一头天生的黄头发，为此意外地受到批评，她的双亲远在国外经商，留下她在空荡荡的豪宅里渴望亲情。还有已经提到的下岗工人的生活状况，“文化革命”中发生的故事，老师们的工作、生活情景，等等。关注社会，于成年作家而言不是什么特殊话题，对像王汀滢这样的校园作者却显然别有意味。这些作者年纪尚小，他们还在学习，如通常所言尚未走进社会，一些校园作者的眼光因此所限，只在孩子们的小世界中，小儿女交往纠缠，情窦初开，哭哭笑笑，不食人间烟火。相比之下，王汀滢在《雏鹰欲飞》里显示出她的另一种眼光和特质。不能要求她这样的年轻作者现在就能在作品里深刻剖析社会，追问人生，但是她无疑表现出了这方面的能力和前景。

再如小说呈现的阳光。《雏鹰欲飞》给人一种明亮的感觉。小说主角是一群初一年学生，他们各自有问题，初聚磨合，彼此碰撞交叉，如一群雏鸟叽叽喳喳，还背负着校园之外世界的投影。但是他们纯真，他们向上，他们对弱者倾注同情，向往公道正义，他们在生活学习中互相帮助，珍视

集体荣誉，珍视彼此间的友谊和理解，努力克服障碍，抹去各种阴影，真诚地走到一起。这是一群阳光孩子。王汀滢在小说里表现出她对社会的关注，她的笔下有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的真实种种，它们并不完美，许多地方差强人意，甚至糟糕。但是这位年轻作者没有让自己的笔滑向逆反、阴暗，坠入无助和绝望，她用她的伙伴的故事呼唤真善美，表现他们的努力，对未来的憧憬和信心。能有什么比这种年轻的明亮与阳光更让我们慨然欣慰？

还有小说的再说感。《雏鹰欲飞》显然远未完结。小说只写了这群孩子中学生活的最初一段，这段生活后边肯定还跟着许多故事。小说里还留有些许线头，可以也有待发展。作者已经设下伏笔，但是她还没打算解开它。也许我们能够期待来日，期待王汀滢再跟我们说一说这群孩子接下来的故事。相信那时她笔下成熟，却依然阳光。

（作者为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一)

“丁零……”邮递员自行车的清脆铃响划破了夏日清晨的寂静。

“老爸！瞧，邮递员正往我们家信箱里投信呢！”皓舒一边抹着汗，一边说。小学毕业考试后，每天的晨跑就成了皓舒和她老爸的必修课。

皓舒从信箱中取出信，雪白的信封上赫然印着“练皓舒同学收”。

“我的信。”皓舒迅速拆开信：练皓舒同学，你已被庆阳市第六中学录取，请于8月13日上午9:00持小学毕业证书到我校报到。

“妈妈！我被庆阳六中录取了！”皓舒一边脱鞋一边朝里屋喊。

“嚷嚷什么！”皓舒母亲不耐烦的声音从屋里传出，“都是划片招生，不录取你才怪。又不是被清华北大录取，你那么激动干嘛！练书法去！”

(二)

转眼间就到了开学的那一天。

9月1日，庆阳市第六中学门口彩旗飘扬，鼓号齐鸣，鲜红的横幅上写着“欢迎新生”几个大字。皓舒穿着新校服随着人流走进了校园，开始了她中学生活的第一天。

“皓舒！”皓舒一转头，刚好看见同班同学方欣。“走吧！”两个人一同走进了初一(2)班的教室。7:30早会课铃刚响过，初一(2)班的教室门口就出现了一位风流倜傥、二十五岁左右的男老师，他左手夹一教案，快步走上了讲台。“同学们，我是你们的新班主任，

也是你们的语文老师,My name is 韩松,就是handson! ”

“哈哈——”教室里发出一阵哄笑。“不过他是挺handsome的!”皓舒前座的一个女生转过来小声说。

韩老师示意大伙安静之后继续说:“在课上,我们是师生,在课后,我们是朋友,OK?”

“OK!”全班同学齐声回答。

“好吧,现在我们开始上课吧。请大家翻开书本第2页……”

“报告!”一个尖细的声音打断了老师的讲课。老师对那位站在门口的女生点了点头,示意她在第一排坐下。全班同学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奇怪的是,她并没有立刻坐下,而是把桌子向前拉了一大截,并把椅子调整好。

“嗨,她干嘛?”又是皓舒前排的女生。

这时教室的门口出现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身上背着一个男孩,那个男孩子的手脚细得可怕,软塌塌地贴在妇女的身上。那

妇女走进教室，小心地把他放在调好的那个座位上。

“同学们，这两位也是我们的同学，林博辉和林博爱。他们报到的时候没有来，大伙对他们可能还不熟悉。”

“他们是兄妹呀？”皓舒心想。

博爱帮他哥哥摆好文具盒，老师继续讲课。

铃……下课铃响了，老师宣布下课后，在黑板上发布了一条消息：“下周三下午班会，我们将进行班委竞选，请有意者写好竞选稿准备参选，每人演讲一分钟。”

“嘿，方欣，去竞选班长吧！”皓舒对方欣说。方欣笑着点了点头。

“坚决支持方欣！”刘子旭口号式的呼喊从后面响起。

“方欣，我们原六年一班的同学坚决支持你！”皓舒和刘子旭齐声说。

“你叫方欣？”皓舒前座的那个女孩转过来。“我叫于玥，你好！”

“你好！”方欣朝她点头微笑。

“你叫什么？”于玥转向皓舒。

“练皓舒。”皓舒这才仔细打量起于玥，她惊讶地发现于玥的皮肤比常人要白，头发也有些黄卷，乍一看，像个外国人。

于玥一咧薄薄的嘴唇，说：“你看我很奇怪吧，我爷爷是中国人，不过我奶奶是美国人……”

“嗨，小姐，别再介绍你的家世了，我都听好几遍啦！”一个细细尖尖而略带些沙哑的怪怪声音说——原来是一个“小白脸”，一米七几的高个儿，瘦得像圆规，嫩白纤细的小手轻轻地摇着一把别致的塑料小扇子。

“噢，这是范高，我小学同学。”于玥终于停止介绍她的“家谱”。

“梵高？！”刘子旭、方欣瞪大了眼睛。

“不是个画家吗？”皓舒说。

“难道不像吗？”范高问。

“不像！”大伙摇了摇头。

“太伤自尊心了。”范高装出一副悲痛欲

绝的样子离去。

“哈……”

下午第一节是政治课，预备铃一响，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依伯（福州话‘老伯’的意思）式”的老师出现在讲台上，他从一个黑布口袋中取出一本政治书，把水壶放在讲台的左上角，再掏出眼镜盒，紧挨着书摆好，看他那专注的神情好像在进行火箭发射前的最后准备。一切就绪后，他两手撑在桌上，眼睛在教室中扫视，一言不发。

“这是什么架式？”子旭小声说。

“这老师不好对付。”皓舒心里暗想。

不一会儿，他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又从包中取出了一张纸，摊好覆在桌上，低头仔细读起来。

这时，上课铃响了。

“上课！”一个洪亮的声音在教室中响起，我的妈呀，这哪儿是老人的声音，大伙愣了一下。

“上课！”老师又抬高了声调，大伙你看

看我,我看看你,犹豫着站了起来。

“你们班班长呢?”老师皱着眉头大声问。

“还没选……”方欣、子旭几个小声地答。

“什么,班长还没选?! ”老师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班长是同学们的表率,老师最重要的助手,怎么能还没选呢? 没选班长,你们班级还像个班吗? 你们老师刚毕业,嗨,对工作还没经验,也不能怪他,不过我还是要说两句……”

接着,就是老师慷慨激昂的一番关于班长重要性哈老师年龄与工作经验之间关系的论述。“你看看,没有班长,别的不要说,光上课起立这一小小细节就弄不清楚,不要以为这只是小小的问好,这会影响到老师的情绪,而老师的情绪又会影响到教学的质量……”

看样子,老师又要发一番关于课堂问好的重要性与教学质量好坏的关系之间的议论了。不过,这时老师稍微抬头看了一下钟,20分钟过去了,老师打住了话头说:“那关于你们班的事就不多说了,下面我们开始上课。”

同学们，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郑华拓，关一耳郑，中华的华，开拓的拓。”

“华陀？”皓舒嘀咕着。

“是‘话多’！”于玥转过来，小声说。

“嘻！”皓舒、方欣强忍着笑，脸憋得通红。

“政治也是一门主要学科，在中考中占100分，你们不要以为政治开卷考好考，不开卷考考题很活很活。你们一定要用心读政治……”又是一番演说！

“铃……”久违的下课铃终于响起，同学们都舒了一口气，可算不用听演讲了，只听郑老师说：“好了，关于政治课的重要性我们以后再说。”

“该下课了吧？”同学们心中暗想。

“好，下面我们翻开政治书，开始上第一课……”

“啊！”

(三)

星期三下午第一节下课铃响后,教室里可热闹了,想参加班委竞选的同学现在正在做最后的准备。

“方欣,好好干!”刘子旭使劲地拍了拍方欣的肩。

“嗯!”方欣微微点了点头。不过皓舒觉得方欣今天的笑有些不自然,方欣从小学就是班长,工作认真又真诚待人,虽说有时对大伙儿严厉些,但大伙儿都挺服她的。

这时,皓舒想起了小学毕业时,方欣主持最后一次班会时的情景,她对同学们说: